



帕 男

## 那个在纯白旗袍里 翩然行走着的女人

水中的高原鲫是沉默的 不管我如何劝说  
要把心扉敞开  
但她还是沉默着 我是没有见过铁树 一百年花开一次的情景  
可能也就这样

遥向一百岁的那一年 我可能还是个猎户  
没有枪和弓箭  
高原鲫 也许进化到了  
通过手势 与我交流 其实我早就厌倦了语言

我说 我也不认识  
那个在纯白旗袍里翩然行走着的民国女人  
她也未必认识我  
我们也就这样错过了 像午后的街灯 灵感似的闪动了一下

高原鲫 每天都情可坐在她编织的牢笼里  
与自己晦暗的影子对峙  
她根本还没有作最坏的打算  
还在等着我拆去时间的框架

我知道时间的巨大威权 并非来自战火 而是来自于一个女人的婉约  
一只乌鸦的欲望  
才只不过一条小鱼而已  
我却羞于启齿 向她泄露我对她隐瞒的这个秘密